

胡頌平 編著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校訂版 ● 第九冊

200521  
9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九)

胡頌平·編著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庚子 七十歲

元旦（星期五） 上午十時，到中山堂參加紀念開國典禮及元旦團拜。

一月二日（星期六） 今天有給楊樹人的信。

樹人兄：

承你送我一籃最甜美的大白梨，極像我們徽州的「雪梨」，顏色與味道都極像，而比「雪梨」頂大的還更大。這幾天我大嚼你送我的大白梨，常想到兒童時喫徽州「雪梨」的快樂。恰巧昨天（元旦）兒子祖望和媳婦孫子，（除夕船到高雄的）都來拜年，我就讓他們同嘗老兄賞賜的珍貴梨子。今天寫新年第一封信向老兄道謝，並祝老兄和大嫂一家新年百福。

弟適之 四九、一、二晨

又復周德偉一信。

子若兄：

謝謝你的十二月卅日的長信及壽序多份。

你的兩信，都可留存作史料，決不會發表。趙炎午先生的事蹟得你的表彰，已有一篇傳記的規模了，將來似可以找一個可靠的近代史研究生爲他寫一篇詳傳。

尊藏趙君親筆書札，承允借中研院影印保存，至感。俟新年過了，當即通知郭量宇所長，他一定很高興。送上「胡適文存」第二集的第三冊，此冊全是「努力週報」時代的「政論」。臺灣印本，我把這一冊全刪了。當時爲的是節省重排之費。及今思之，頗悔刪節之多。

此冊中最挨罵的一篇文字是「國際的中國」（二二八 a——二二八 b），共產黨至今罵我此文。國民黨也不會了解此文。

此冊的亞東版已有刪節重排的部分，——都是關於陳炯明的問題，上海「民國日報」曾爲此罵我。亞東的主人商得我的同意，刪去了「這一週」的三四條。

此冊已甚難得，請閱後賜還。至感。  
匆匆敬賀

新年

適之 四九、一、二

一月三日（星期四）

先生在上年十二月八日世界新聞專校演講「新聞記者的修養」的講詞中，有「武俠小說是下流的」一句話，引起香港一班專寫武俠小說過活的五十多人的反感，紛在報上提出質詢。先生不予理會。（四十九年一月三日「聯合報」的「香港航訊」）

一月四日（星期一） 有給胡健中的信。

健中兄：

近來才知道老兄有「康華」的筆名，所以我特別寫封短信，向你道謝贈詩的厚意。我原想做一首詩答「康華」先生，等詩成了，再寫信。可惜我多年不做詩了，至今還沒有寫成，所以先寫信道謝。詩若寫成，一定先寄給老兄。

你的詩猜中了！在你做詩的前幾天，我「還在東找西翻，爲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寫了一篇「三校虛雲和尚年譜」的筆記，被陳漢光先生在「臺灣風物」上發表了。原意是寄給老兄轉給「康華」詩人看的，現在只好把印本寄呈了。

老兄此詩寫得很好，我第一天見了就剪下來黏在日記裏，自記云「『康華』不知是誰？這詩很明白流暢，很可讀。」

今天還有人剪此詩寄給我。

我在民國十八年一月曾擬「中國科學社的社歌」，其中第三節的意思頗像大作的第三節，今將剪報一紙寄給老兄，請指示。

敬祝

新年百福

弟胡適 四九、一、四

——四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中央日報」不刊受信人姓名，剪報的「附詩」

見本譜十八年一月錄

### 附錄 康華的贈詩

民國四十九年 七十歲

南港午夜不能成寐，有懷胡適之先生

你靜悄悄地躲在南港，

不知道幾天是何模樣。

莫非還在東找西翻，

爲了那個一百二十歲的和尚？

聽說你最近有過去處，

又在埋頭搞那水經注。

爲何不踏上新的征途，

儘是偏僻的老路？

自然這一切却也難怪，

這是你的興趣所在。

何況一字一字校勘出來，

其樂有甚於掘得一堆金塊。

並且你也有很多的道理，

更可舉出很多的事例。

總之何足驚奇，

這便是科學的方法和精神所寄。

不過這究竟是個太空時代，

人家已經射了一個司普尼克。

希望你領着我趕着前來，

在這一方面做幾個大膽的假設！

我午夜枕上思前想後，

牽掛着南港的氣候。

當心西伯利亞和隔海的寒流，

會向我們這邊滲透！

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見十二月廿七日〔中央日報〕）

今天有復毛一波的信。

一波先生：

尊文考據甚詳，甚佩甚佩。

民國四十九年 七十歲

偶有小誤，多係筆誤，已代改正。（如充字多誤作袞。）稍太繁瑣處，亦僭刪二三處。（如釋「皇，太也」之類。）

偶有關制度之處，如末子名諱倒書之說，似不必存，另夾箋。如九頁，十頁「例封」一事，乞審正。

二二三頁「二女，其一後適朱弘植」，當是鄭聰之誤。

尊文先送呈，乞審定後送交「大陸雜誌」。我想他們一定歡迎此文。（董彥堂先生前天飛星加坡，不知係何人主持此報。如先生願交我轉去，乞審定後送還。）

胡適 四九、一、四夜半

鄙意誌文應加標點，似不難。其有疑處，——如「未嬪尙」，可加注。

適之

頃詢知「大陸雜誌」總幹事是王梓良先生。

適之 四九、一、五早

另夾箋：

「末子名倒書」之說最無理。「明史」一一六明說諸王子「其生也請名」，請名之時如何知道是末子？況「明史」一〇一表說明「恭王頤坦端□一子，非末子也」。

適之

一月五日（星期二） 今天有復王香屏的信。

香屏先生：

謝謝你十二月廿九日的信。此信被壓在許多賀年片之中，到今年一月四日我才看到，正在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三週年前一日！



承你指出翁文灝先生的原文，確定趙亞曾先生的生死年歲，我十分感謝。

我寫這傳記時，參考書很不完備，我又不懂地質學的文獻，所以傳記中不能發揮丁在君先生的地質學上的重大貢獻，至今我感覺遺憾。以後倘蒙先生隨時指教，不勝感謝。

敬祝

新年百福

胡適 四九、一、五

我不識草書，不知錯寫尊名否？

先生想起今天是丁文江逝世二十三週年的紀念日。一查院裏還有四百八十七本「丁文江的傳記」壓在倉庫裏，於是決定託由啟明書局代售。附錄此書的廣告：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死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五日。他是一位能做科學研究而又有辦事能力的學者。傅斯年先生曾說，「在君確是新時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菁華；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了深刻的印象。」胡適先生這本十萬字的傳記，是一個很值得讀的傳記文學。

今夜有復羅家倫的信。

志希兄：

謝謝你一月五日的信

謝謝你寄示一月五日的「工商日報」，我可以留作紀念嗎？

關於佛教的誕生事，本來沒有定論。最近幾十年中，西方學者漸傾向於佛生於前六世紀，死於前五世紀之說。然一九二一年出版的 Charles Eliot's *Hinduism and Buddhism* 的第一冊「引論」頁 XIX 有小註云：「近年多數學者已接受了佛死在四八七 B.C. 之說，但最近有人研究 Sainsbury 王朝歷史的結果，似指示那個年代應該提前到五五四 B.C.。」這就把生年提到七世紀了。可見卅多年前尚無定論。但前四年（一九五六）印度政府在新德里舉行釋迦牟尼降生二千五百年紀念大典，則是認定他生於五五四 B.C. 了。至中國舊說，則更紛亂而皆無根據。（西方學者的推論，皆先從考訂阿育王的年代入手。）費長房在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作「歷代三寶記」，曾指出「先賢諸德推佛生年，互有遐邇。」他指出異說有這些：

- (1) 殷武乙廿六年甲午（「法顯傳」），距今（開皇十七五九七）已一六八一年。
- (2)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沙門法上），距今（五九七）已一四八六年。
- (3) 周平王四十八年（像正記），距今（五九七）已一三三三年。
- (4) 周桓王五年乙丑（後周沙門道安），距今（五九七）已一二二五年。
- (5) 周貞定王二年甲戌（眾聖默記），距今（五九七）已一〇六一年。
- (6) 周莊王十年甲午（即春秋魯莊公七年）生，周匡王四年壬子死。此是費長房自己的主張，他的證據只是「左傳」記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隕如雨一年。

到了唐朝，「昭王甲寅」之說似漸佔勝利，敦煌出土的「曆代法寶記」（「大正藏」五十一冊）即引「周書異記」如此說。

南宋志磐作「佛祖統記」，又考訂昭王二十六年為甲寅。他列舉「正義」有六，皆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異說」有八，略如上述，不詳舉了。這是所謂「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生」之說的由來了。（「

景德傳燈錄」也作「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其實毫無一點根據。所謂「周書異記」乃是妄人妄說而已。所謂「沙門法上」之說，也是同樣的無據之據。

記此諸「異說」，供老兄與大嫂新年一笑。

適之 四九、一、五夜

今日有給嚴耕望的短札。

耕望兄：

連日太忙，尊文不及細讀。甚歉！

第(1)頁僭改一字，此文法所關，乞審正，九華山的地藏，你的考證似是對的。他名「地藏」，後來九華山就把他當作「地藏王菩薩」了！

適之 四九、一、五

另附一小紙條上寫着：

在新羅諸僧中，無相爲最有特色。值得詳說。當看金九經鉛印本「歷代法寶記」。(如卷中，頁九十，又卷下，頁四一五)

——「近代學人手跡」初集

一月六日(星期三) 上午，法國駐日大使 Pan Daridan 夫婦偕同兩個法國青年來訪。今夜，有「能禪師與韶州廣果寺」讀書筆記。

「全唐詩」第十冊有宋之問「自衡陽至韻州，謁能禪師」詩，鈔在這裏：

謫居竄炎壑，孤帆淼不繫。別家萬餘里，流目三春際。猿啼山館晚，虹飲江臯鬣。湘岸竹泉幽，衡峯

不困閉。嶺嶂窮攀越，風濤極沿濟。吾師在韶陽，欣此得躬詣。洗慮賓客寂，焚香結精誓。願以有漏軀，聿薰無生慧。物用一冲曠，心源日閑細。伊我獲此途，游道回晚計。宗師信捨法，擯落文史藝。坐禪羅浮中，尋異南國裔。何辭禦魑魅？自可乘炎癘！回首望舊鄉，雲林浩虧蔽。不作離別苦，歸期多年歲。

宋之問又有「遊韶州廣果（一作界）寺」詩：

影殿臨丹壑，香臺隱翠霞。巢飛含眾鳥，砌蹋雨空花。  
寶鐸搖初霧，金池映晚沙。莫愁歸路遠，門外有三車。

這個韶州廣果寺正是能大師住的寺。日本入唐求法和尚圓珍於大中七年（八五三）至十二年（八五八）從唐國請去的佛教典籍之中，有「禪門七祖行狀碑銘」十五件合一卷；此十五件的子目記在圓珍的兩個總目錄裏。其第十五件題作

大唐韶州廣果寺悟佛知見能禪師之碑文。

故此詩題作「廣果寺」，不誤。

偽作「六祖壇經」的人已不知此寺名，故敦煌本「壇經」題「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第一章也說是在大梵寺。其末章說「大師於新州國恩寺造塔」，又說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際，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漕溪山法興寺，見今傳授此法。

此最古「壇經」裏說了三個寺名，而沒有廣果寺。

北宋本「壇經」（日本的「興聖寺本」，即宋乾德五年丁卯【九六七】惠昕本）開卷仍作大梵寺，卷尾則作「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夜三更時於新州國恩寺圓寂」。但「壇經」傳授一節刪去法興寺之名。此本也無廣

果寺之名。

契嵩以後的改本〔壇經〕（如〔大正藏〕之德異本）開卷即改作：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據）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爲眾開緣說法。

寶林即寶林寺。其第七章有云：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時寶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廢，（曹叔良）遂於故基重建梵寺，延師居之。……

其第八章首云：

時祖師居漕溪寶林。……

其第十章云：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次年……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

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

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於國恩寺齋罷，……至三更，……奄然遷化。

此本裏也無廣果寺之名。這些和尚們作偽書，是用不着作考據的。閉門捏造地名寺名人名，豈不更方便更省事嗎？

宋之問貶爲瀧州司馬（殷本〔唐書〕本傳誤作隴州，百衲本亦誤。〔全唐詩〕小傳不誤。）在神龍元年（七〇五）。第二次他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他遊韶州見慧能，當在貶瀧州時。瀧州即今廣東羅定縣。

四九、一、六夜

附記

房融的韶州廣界寺詩

房融，則天時宰相，神龍元年貶死高州。〔全唐詩〕第二函第六冊有他的詩一首，題爲「謫南海，過始興廣勝寺果上人房」，一作「過韶州廣界寺」。

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曉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令鄉國夢，終此學分身？詩不好，但此題可備參考。此「一本」似應題作「過韶州廣界寺上人房」？

張說

張說詩（〔全唐詩〕第二函第五冊）有「書香能和尚塔」一首：

大師捐世去，空餘法力在。遠寄無礙香，心隨到南海。

明刊〔張說之文集〕七此詩題同，其總目及卷七目，詩題皆同，此詩與韶州的能大師似無關。

——〔胡適手稿〕七集

編者附記：頌平看了這篇筆記後，因問：「慧能是在韶州廣果寺住的，但〔壇經〕裏並沒有『廣果寺』的名稱，只有先生才能看得出。」先生說：「這是完全靠記憶的。我以前看到廣果寺的名稱，後來在唐人著作和日本人入唐求法諸僧的目錄裏找到證據，才能證明〔壇經〕是偽作的。」

一月七日（星期四） 韓國方面要把先生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譯成韓文發行，託由亞洲協會一位姓蔡的來問先生意見。先生表示同意。

今天有給蕭公權的電報，賀他得到美國人文學術團體聯合會的獎金一萬元。

一月八日（星期五）今天，先生需要王國維的「觀堂集林」。胡頌平說：「我們這裏不是一部嗎？」先生說：「這裏的觀堂集林是初刻版，我要的是以後的續刻版。續刻版裏補收不少東西，我要用的都是在補收的裏面。」王志維馬上到傅斯年圖書館裏去借到兩部，一部是寫印本，一部是羅振玉的鉛字排印本。先生翻開寫印本第三卷，在「水經注釋注」一文裏有「然則爲此書時」一句，說：「王重民爲了這一句，曾寫了一千多字的信與我討論。我說：『王國維決不會這樣疏忽，一定是鈔錯了字。』我頗疑應作『然則爲此書序時』，落了一個『序』字。他不相信。後來我查另一版本，原來是『然則序此書時』，果然落一『序』字。於是大家勸我不要等到太老時再作水經注的審查工作。他們就把各種版本都陳列出來，要我現在就開始，這樣，我才開始作水經注的校訂工作了。」

先生又說：「王重民是我收的一個徒弟，不是我的學生。他是北大圖書館主任。」

一月九日（星期六）上午，女作家孟瑤來訪。孟瑤說她在王姜貴的「旋風」上看見先生的代序，知道先生對文藝創作還是很注意的，所以帶來她的「黎明前」一本小說送給先生，請求指教。先生和她談起：「「旋風」最初的書名叫作「今禱杌」，是一本章回體的小說，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後來我寫信給他，我把我的信當作旋風的代序，居然暢銷了一萬四千多部，我很高興，我的信封對他有點用處。」先生又談起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和鹿橋的「未央歌」，這兩部小

1 楊聯陞先生函告：鹿橋即吳訥孫，福建同侯人（吳壽辰之子），治其術史，原在耶魯大學任教，今在聖路易（St. Louis）的華聖頓大學任講座教授。民四十八曾來南港拜訪。

說裏有幾段都是寫的很好的。孟瑤說她自己的作品總是女人的作品，不够狠。先生說：「寫小說也是要有狠心的。王姜貴就是有狠心，才能描寫得出土共的殘忍。」

今夜有「跋王國維水經箋注跋」：

靜菴死於「丁卯五月三日」（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此跋之作在他死之前三個月。近於最後的文字了。

羅振玉作傳，說他生於光緒丁丑十月廿九日。（三年。一八七七，十二月三日）

靜菴校黃本跋，寫在沈曾植的原書上，現藏中央圖書館。此跋我有過錄本，確甚草草。其所錄「大典」本「渭水篇」脫葉，乃係從他在戴本上的校錄本重鈔出。原校既不精細，轉鈔的一葉竟有四百廿二字了！他手頭已無「大典」本可勘，故他說，「蓋「大典」衍四字也！」

其實「大典」實鈔脫一字，故只有四百十七字。靜菴鈔聚珍本，比勘不精細，故誤以戴本為「大典」本，如云，渭水又東逕雍縣，雍水注之，水出雍山，東南流。

〔大典〕本止有

渭水又東逕雍縣雍山東南流

十二字變成十八個了，王先生竟不知道！

一九六〇年一月九夜、胡適記

——〔胡適手稿〕五集

今夜試作「遺書本〔觀堂集林〕的增入篇目」。（原稿夾在此書內首頁，用釘書針釘住。）

又校王國維「沈乙盦藏黃省曾刻水經注跋」。（同上。未注年月日）

先生在「觀堂集林」蔣汝藻的序文後有短跋：



此序作於癸亥（一九二三）。但〔集林〕卷二以下卷尾有「辛酉嘉平」校刊印記，卷七以下則有「壬戌春」印記，即序中所謂，「歲在辛酉，……余亟請於君，以活字版印行」，是也。

此序似亦是靜安先生擬稿，故能說的如此親切。（因未注年月日，暫繫此時。）

一月十日（星期日） 上午，朱家驊陪同韓國的李丙燾、金載元、俞鎮午夫婦來訪，留此午飯。

晚六時，又參加朱家驊的飯局，是請上面幾位韓國人士的。席上遇見谷正綱，先生對他說：「國大代表開會時，請你幫忙，不要使我當主席團。根據過去的經驗，主席團實在太辛苦了。現在我的事情多，年紀也老了，實在支持不下，需否我送個禮，或者書面的文件？」谷正綱說：「這怎麼行。你是國大的領袖，你不當主席團是不行的，不過開始時一定要請先生參加，以後可以不必經常去。但請你千萬不要寫書面來。」這樣，以後可以不去，等於給先生放假了。

一月十一日（星期一） 下午三時半，在臺大法學院禮堂主持蔡元培九十一歲生日紀念會。先生在簡單的致詞中，說明一個人的生日不能稱為誕辰。誕字在〔詩經〕中只是一個虛字，在一般古書中，也只有作「當」時解。「誕辰」解作「生日」，是後世種下的錯誤，應予改正。故蔡先生的生日，即正名為「生日」，而不用「誕辰」二字。接着說蔡先生在北大校長任內的貢獻，稱他為一代完人，確是一位可愛可敬的完人。

這個紀念會是請袁貽瑾主講「世界衛生近況與趨勢」。

一月十二日（星期二） 上午，先生到機場去接徐大春。徐大春是徐新六的兒子，留他住在